

田 广 戴琴琴◎编著

中国 成老大， 世界 会怎样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而且也为世界的和
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
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
经济体。本书讨论了中国在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挑战以及应采
取的战略。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田 广 戴琴琴◎编著

中国 成老大 世界 会怎样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成老大,世界会怎样/田广,戴琴琴编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 1
ISBN 978-7-5047-5063-1

I. ①中… II. ①田…②戴…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8495 号

策划编辑 张艳华

责任印制 何崇杭

责任编辑 杨银旗 张 娟

责任校对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68(发行部)

010-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047-5063-1/F·2064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7.25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8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代序

对中国将再度成为世界老大的思考

我的前同事、老友，国家体改委研究所的田广博士，赴北美深造后在美国执教十余年，现回国服务。其与研究生戴琴琴合作编写了本书——《中国成老大，世界会怎样》。在书中，他们针对中国经济现已回升到全球第二、并继续向已失去了一百多年的第一位的名次进发的现实，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可以让一些脑子发热而膨胀的国人，好好思考：当中国真的拿回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中国和世界将怎样重新看待从根本上变动了的世界格局。中国如果再度成为世界老大，是否要替代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

田广兄在我应邀到汕头大学讲学的时候，与我聊起此书稿。因本人曾专职研究国际战略问题，对此话题自然很感兴趣，遂阅读了书稿，对于他们二位编著者的深思和得到的初步结论，颇有同感。于是便应田广兄的盛情邀约，写下一些感想作为本书的序言。

全球老二，人均依然指标很低

2012年的现在，中国的GDP已经位于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把日本抛在了后面。对此，国际统计如下：

老大美国，GDP 150940.3 亿美元（人均约 50300 美元）。

老二中国，GDP 72981.47 亿美元（人均约 5613 美元）。

老三日本，GDP 58694.71 亿美元（人均约 30890 美元）。

老四德国，GDP 35770.31 亿美元（人均约 44710 美元）。

老五法国，GDP 27763.24 亿美元（人均约 42710 美元）。



老六巴西, GDP 24929.08 亿美元 (人均约 12500 美元)。

老七英国, GDP 24175.70 亿美元 (人均约 39000 美元)。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名次排到第七名,是因为 19 世纪末首先接替中国 GDP 老大位置的是英国,随后美国替代了英国。有人在乐观地预测,中国还有多少多少年能成为世界 GDP 老大。

且不说成为世界老大与再度成为世界老大不是一回事 (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世界 GDP 老大); 线性预测也是出了名的靠不住。历史不会如逻辑那样,有一必有二,有二必有三。因为中国在变,世界无数国家也在变。巴西在 15 世纪什么都不是,因为葡萄牙人还没有来到。当时中国在明朝中期明孝宗弘治五年,国力依然很强,依然保持着 GDP 世界第一的地位。但是一支西班牙船队由哥伦布带领进入大西洋,预兆着中国与欧洲经济实力的天平开始出现变化,最终导致了英国因工业革命而成为世界第二任 GDP 老大。

而现在,巴西已经晋升为世界老六; 以人均 GDP 指标算,比中国强得多。因此,这个老二,还没有值得炫耀一下的资格。国强,而民还不算富。想来,就是到了老大而 GDP 超过美国,因为中国人口比美国多将近 10 倍,也只能是美国的 1/10 左右。那又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确实也算中国近代以来曲折的发展经历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老大跌落到谷底,再回升到老二

中国在汉唐年间是世界老大,这个史实在全球一点争议都没有,就如现在世人都认同美国是现在世界的老大一样。据贝罗克统计,1750 年 (乾隆十五年) 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份额 32%, 印度占 24%, 欧洲五国 (英、法、德、俄、意) 占 17%。唐宋以后到 18 世纪约 900 年之久,中国经济体的实力一直稳居全世界的榜首。

直到元朝,远在欧亚大陆另外一端亚平宁半岛的马可·波罗,比唐玄奘更路途遥遥、更千辛万苦地穿越整个欧亚大陆,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直线距离大约是 11600 公里。而唐僧从西安经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到印度,如果终点



在新德里一带，那么这段距离则大约是 6000 公里，只是马可·波罗的一半左右。

马可·波罗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到中国来？这个问题问一下达伽马、哥伦布，问一下墨西哥的殖民总督埃尔南·科尔特斯、秘鲁的殖民总督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答案基本一样：钱、财富、黄金。只是在汉唐时期，那是中国梦。

同样问题问一下现在拼命要从非洲冒地中海致命风浪的险偷渡到欧洲的非洲、阿拉伯难民，以及中国浙江温州、福建福清偷渡到欧洲或美国的人，他们的答案，大概也跟几百年前那些欧洲人差不多，跟百年以来到美国去追求美国梦的人的答案，也一样。

到 18 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经济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未曾低于 20%，1820 年更达到历史最高峰 32.9%。那是嘉庆二十五年，康乾盛世刚过去，乾隆的儿子嘉庆当了 25 年皇帝的时候。

这个抛物线到达顶点后，几乎呈直线下降。1870 年降至 17.2%，1913 年降至 8.9%，1950 年降至 4.5%。如此加速下降，实际上是因为国际和国内双重因素。内部因素，老大帝国制度的腐朽已经深入骨髓，积重难返。1851—1861 是咸丰年，同治年从 1862 年起。太平天国起事于 1850 年年底—1861 年年初，失败于 1872 年。1862 年在陕西渭南发生的回汉武装冲突，引发大规模的回汉剧烈冲突。一个时间段遭遇两大内乱，老大帝国开始加速衰落。同时欧洲美国的工业革命则在加速。一减速，一加速，经济实力的天平自然就偏向欧洲。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在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的 GDP 只占世界总额的 6%，欧洲五国占 54.5%（英国占 18.5%、法国占 6.8%、德国占 17.9%、俄国占 8.8%、意大利占 2.5%）。当时后来居上的美国占 23.6%，日本占 2.4%。这七个国家占 80.5%。

当然，这只是对国民经济估算和统计的结果。而中国也只是在历史抛物线上升的前期和中期阶段，才是国人能在亚洲这个世界扬眉吐气的汉唐盛世。

那时的中国，文治武功双手都硬，经济则持续繁荣，丝绸之路贸易繁荣，四方客商向往天朝大国的繁华而熙攘于途。中原王朝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而富有包容四海的气象。传统的农耕经济时代，中国人天性的勤劳、节俭、务实并重视教育，加上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进展，是中国古代长期保持经济文化第一大国的基础。

那时也无须全球存在的军事实力，只要威慑力能覆盖周边，就足以让蠢蠢欲动的北方游牧民族武装收敛。即便如此，孙子的兵书中凝结的战略战术思想，至



今依然能给当代全球化格局下的各国军事战略家以深刻启迪。

经济发展和文治武功,是汉唐盛世的基础。而且对外来文化也能兼收并蓄的外向性文化,使得当时全球最优秀的价值观能向外输出。中国对外国使者来朝贡而礼遇,回赠价值远高于其朝贡品的价值,就是优待周边列国,愿意与之交好的证明。今日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古典文献都用中文写就,就是文化和价值观输出的证明。

而军事上带有进攻性的国家战略,则能维护国家安全;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军事影响力延伸到中亚,则能保护丝绸之路的中国和列国之国际贸易的利益。汉唐时期当然也有盗贼骚扰天朝帝国,而总体上北方各游牧民族对中原帝国有觊觎并动手者,都被歼灭或驱赶至远方。

修筑长城虽说基本上体现了防御性的国家战略,不过在汉唐时期,君主和将帅都不拘泥于长城之内,有犯中原者必穷追猛打至北漠。这个做法,倒有点像环保的自然保护区分核心区、缓冲区、边缘区那样。长城内,就是核心区,来犯者必歼之。长城外,是缓冲区,只要你不过分折腾,可以先缓一缓再说。至于北漠以外边缘区以外的游牧武装,那就可以不管。

宋到明,中原王朝虽依然是经济大国,虽然文治方面已不能输出文化和价值观,日本人已经基本不再来中国学习。中华文化依然有强大的包容性,一群犹太人就是此阶段在开封附近而被没有敌意的中华文化所感染,放下戒心而与中国人融为一体的。

而武功方面则采用了实施海禁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天朝基本已经失去了威震四海、八方来朝的众星捧月地位。明永乐年间菲律宾苏禄国王到北京,大概是海外地方统治者到中原来的少数案例之一。当时主要靠向北方游牧民族重金买边界安宁以及不来中国骚扰。当然,因为轻视武功,北宋南宋和明朝的文化艺术倒也继续繁荣到皇朝专制时代的顶峰。

当时支撑 GDP 继续上升的,只是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武功则已经偏废而屡屡见辱于金人。从北宋到南宋,无不靠向北方游牧民族进贡而买得局部的偷安。明朝虽也强盛一阵,但是最终还是被长城之外的游牧少数民族——满人取代。汉朝始建的长城之战略防御作用,就此彻底失效。

康熙乾隆盛世,现在看来是老大王国昔日光彩的回光返照。因为乾隆的儿子嘉庆,当皇帝到第 25 年的时候,中国的 GDP,根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研究，到达了历史的顶点。过了抛物线的顶点，就是加速的下坠。

没有国家战略，文化腐朽堕落而经济上依然能产生巨大财富的晚清政权，妄自尊大；而面对列强环伺的局面，却无法凝聚国民之心和力，应对外事和国际贸易不当，导致丧权辱国，向日本、美国、俄罗斯等赔款无数，正好给列国加速发展资本主义增强国力提供了养料。

甲午海战向日本支付的赔款及财物，总计约合库平银 3.6 亿两，折合日元 5.1 亿元。这笔巨款，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 3.4 倍，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 6.4 倍、相当于日本当时 7 年的财政收入。战争红利到手，日本朝野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本国全部收入只有 8 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 5 亿 1 千万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日本国民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日本用甲午战争巨额赔款干了什么？10% 用于日本皇室，10% 用于教育，80% 用于工业建设和购置改善军事装备。也就是说，大部分用于提升经济实力，小部分用于改善教育培养军国主义的经济操作人员和军队炮灰。

肥肉养大了饿狼。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又给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全面侵华提供了实力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因为欧美日列强争霸而顾不上中国时，中国民族经济发展而国力开始回升。这段黄金时期被日寇进犯而打断。国力重新下坠的趋势，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止跌回升。

中国大陆的 GDP 在 1978 年回升到 5%，之后 GDP 占世界总量比重明显上升，1995 年到达 10.7%。不难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U”型发展轨迹，1820 年和 1950 年都是转折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中国 GDP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在 2020 年将达到 20%，在此后的时期将位居世界首位。

中国的另一部分台湾，在历经艰难转折和改革转型后，同样进入了工业化和国际贸易引领经济起飞的道路。海峡两岸殊途同归的经历说明，只要摆脱外界的干涉和内部厉行改革，古老中华民族的生命力，照样有强劲的爆发力。

中国传统农耕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推动力，到 1820 年发挥殆尽。而工业革命导致的加速发展则在 1782 年因为瓦特发明了蒸汽动力机械而开始。不过 40 年的光景，工业革命就开始取代人类有农耕文明以来的几千年历史，在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中起了主要作用。本质上,这是智力开发带来的一波一波新技术在经济上对体力劳动在发展中主导推动作用的替代。

可是,在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层面上,我们国家几十年来,基本没有什么有见地的全球战略。如果说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战略导弹发展形成的第二次打击力量给中国提供了一把核保护伞,以及改革开放前期 20 世纪 80 年代海军战略重新受到重视。战略核导弹,因为是图穷后的匕首而只能用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只能是最后的震慑,因此它还是防御性的,是最后同归于尽的一招。只要同样持有战略核导弹的对手不想遭遇同样的自杀炸弹,都基本不敢轻言使用。

而海军,则依照不同装备水平,可以是战术力量,也可以通过战略核潜艇的布局而升级为战略力量。在这两个水平之间,战舰战斗群,尤其是航空母舰战斗群,则战术和战略两大功能兼备,还可以在近海防御和远海战略之间收放自如。富有远见的军事和国家战略,是中国迈向世界级大国和强国的基础。我们需要根据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新地位,来重新确定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应的全球军事战略。

老大的资格: 经济和文治、武功

中国以前长期当老大的时候,全世界还没法整合,连故宫中的皇帝老儿都不知道自己的疆土究竟能量化到多少平方千米。而即便有了工业革命,英国成了世界老大,1815 年 6 月 18 日滑铁卢大战英国战胜拿破仑的消息,也是罗斯柴尔德的金融机构靠信鸽第二天传回英国的。现在布鲁塞尔郊区的滑铁卢,高速铁路从伦敦出发只需要 2 小时就可以到达。

交通和通信当时依然落后。军事力量自然也无法有效调遣派遣在远处的军队。韩愈作为“副部级”的高官,给“总书记”贬到广东潮汕当“地委书记”,都只能靠马车走几个月那样辛苦。

中国古代军事名言“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不是凭空生出来的。没有机械动力车辆的时代,只靠马匹或者烽火台信息沟通时,详细的军事指令,是难以立即传递到千里甚至五百里之外的地方的。明朝 1449 年御驾亲征的明英宗被俘,



折损 50 万兵马的土木堡事变，发生在离京城直线距离不到 100 千米的怀来。如此事件，现代信息社会不可能发生。因为万里之外靠信息技术和现代军事技术就能取首级于三军之中。

绕这么一圈说的是，当时无须世界警察，只需要能监督各扫门前雪的区域警察就够了。当时是传统社会和冷兵器时代，最快速的部队也就是游牧民族的骑兵。而骑兵没有固定的生活后勤基地则很难长期占据停留在一个地方。更有可能和必要如同现在的美国舰队一样，全球转悠，全球打不顺眼的国家。

而现在，套用美国如今当全球老大的行为方式，老大就必须当世界警察。因为其扩展到全球的利益，根本无法有效保护。但是当老大需要有好说法和好的名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古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

我国有位著名战将曾经说过，以德服人者昌，以力服人者亡。如果“德”的定义是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这三项基本原则，这是全球主流人群都认同的。林元帅这个一辈子用军队武力服人的人有如此感慨，的确耐人寻味。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或事难成。这个德，这个名和言，大概就是说文治，或者说普世价值观。

欧洲列强的弱肉强食殖民进程在 19 世纪开始崩溃，到 20 世纪中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完全崩溃，一来是解决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平等问题，二来是解决了殖民地的自由问题。至于博爱的问题，中国古代的老话说明：仓廩足而知荣辱，有能力来老吾老以及幼吾幼。

“9·11”周年纪念，美国人用那么多时间不厌其烦念出三千多个名字，以示对遇难者的尊重。美国总统与所有达官贵人都恭恭敬敬听这些名字被不同家属亲人代表念出来，而不是让大家听政客所谓的重要指示。华盛顿越战纪念墙上，镌刻着每个阵亡军人的名字。战斗中失踪的美国军人，无论过多少年，只要有线索，总是由美国政府出钱把遗骸遗物运回美国安葬。而阿灵顿国家公墓安葬的军人，不分军衔，一概平等。如此对人的尊重正是人道。美国的法律制度可能使有钱人能减轻罪责，但是冤枉无辜者的概率倒也相当低。相对而言还算公平。

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肯定是全球各国第一位。我没有具体数字。但是截至 2008 年美国两所大学的统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人数达 88 人，英国剑桥大学以 86 人紧随其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数最多，达到 10 人。一所芝加哥大学，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超过了



华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总和。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无论采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进入美国并逗留下来的外籍人,大体上跟汉唐时期从中亚欧洲过来,要在中国定居的人一样多,甚至更多。因为千年前的公元 1000 年,全球人口约为 6500 万(现在的一个法国总人口);中国最大也只有 1600 万(略高于现在深圳一个地方的实际人口),当然要想投奔美国的人,按照比例都要高 100 倍左右。

据说纽约大都市区 1600 万人,来自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市人口中有 36% 为外国移民(2000 年人口普查),白人占 37%,黑人占 28%,拉丁美洲人占 27%,亚洲人占 10%。纽约人说 170 多种语言,主要为英语,其次为法语、德语、俄语、汉语、日语。如此的一个城市人口和所说语言数量,大致足以说明美国对全球人的吸引力。

美国的产品卖到全球各地,尽管美国现在制造业式微了,可是世界人坐的飞机,好多是美国的波音;现在的手机等,好多是苹果;好莱坞的电影,百老汇的戏剧,还有流行歌曲等,都风靡世界,其中隐含的,都是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这大概就是软实力吧。

如果世界警察的行为规范跟日本皇军那样所到之处“三光”,那么他也别等多久就有人要出来收拾。世界警察干了不少坏事。比如在 1973 年智利阿连德政府被推翻,1934 年尼加拉瓜桑地诺被暗杀,伊朗 1953 年摩萨台政府遭遇政变,等等。近年来还有妄加罪名给伊拉克而出兵伊拉克的事件。而世界有很强的反美战争或游击队活动,跟这些都有密切关系。当然,世界警察如此干,的确是出于它的私利。不灭了可能对自己有麻烦的事情,难道容忍其他人来骚扰美国的一统天下美梦?

但是,美国在不光彩地出手时,依然有堂而皇之的幌子。比如中央情报局插手阿连德政权的颠覆活动,说法就是左倾政权威胁富人和资本主义。灭萨达姆时候的说法是他卵翼了基地组织并且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严重威胁盟友以色列。赤裸裸地说“我就是要灭你”的流氓话,美国好像不这么做。即使实际做,也得找一个好说法来包裹。说到底,美国当然也有权追求其国家利益。有时这还真是一个有他没我的零和博弈。

虽然如此,美国依然对世界好多人有强大的吸引力。有贪图美国的富裕的,有羡慕美国给人提供的机会的,有喜欢美国的包容的,有希望到美国拿奖学金读



书深造的，还有大体赞赏美国价值观的。虽然说以德服人者昌，但是以力服人者也未必亡；而且没有力可能导致自身难保。因此当世界警察，也需要孔武有力。

根据西班牙《起义者报》的信息，美国截至 2005 年在海外有 737 个基地，包括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在日本的冲绳，在德国，在伊拉克，在太平洋诸岛。该报说，2005 年美国分布在全球的 38 个大中型军事设施（多数是配有轰炸机和舰队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几乎与 1898 年大英帝国时代所拥有的 36 个海军基地和英国卫队基地的数目相近。罗马帝国在它全盛的时代（公元前 117 年）需要 37 个大的基地去监视它的广大领地，从英国到埃及，从西班牙到亚美尼亚。也许对于一个渴望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强国来说大型基地和驻军的最佳数字是 35~40。

基地没有人，就没有任何意义。2005 财政年度美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国外的军事基地部署了 195975 名士兵，这个数字类似于国防部的职员和文职官员，此外还雇用 81425 名外国工人。该报文章继续说，2005 年美国在全世界包括在国内的军事基地的军事人员总数为 1840062 人，国防部的文职人员 473306 人，本地的合同工 203528 人。根据国防部的统计，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基地有 32327 个兵营、停机坪、医院和其他拥有的楼房，还租用 16527 处楼房。这些设施的面积在国外为 687527 英亩（1 英亩等于 6.072 市亩），国内外合计 29819492 英亩，使五角大楼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地主。

该报告还说，尽管这些数字之大是令人吃惊的，但是仍然没有说明美国在全世界所有的军事基地的实际情况。比如，2005 年的《关于基地结构的报告》就没有提到美国在科索沃（现在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的任何驻军，尽管那里 1999 年就建成庞大的朋德斯蒂尔营地，从那时以来它由美国跨国公司 KBR 负责维修，这是哈里伯顿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报告也没有包括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2005 年 5 月有 106 个兵营）、以色列、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的驻军，尽管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军队就在波斯湾地区和中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结构。

该报告在序言里还表示歉意地说其他国家在当地提供的军事设施没有包括在内，但这不是完全真实的。报告包括了在土耳其的 20 处军事设施，其所有权都是土耳其政府的，只是与美国军人共同使用。如此这般，就需要巨额经费来支撑如此巨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军事人员和外国雇员。这还是固定的基地。中国的军队部署，有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南京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



区,只覆盖中国本土。而美国的则是按照世界地图来设置其军事司令部的。

军事上美国把世界各区域划归几个司令部统辖:太平洋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5个战区司令部。美国本土和加拿大、墨西哥、古巴属于北方司令部;墨西哥以南的美洲以及加勒比海诸岛归南方司令部;整个欧洲和原来苏联所管辖的地区,归欧洲司令部;埃及、中东、高加索地区隶属中央司令部;中国、蒙古、巴基斯坦、南亚、东南亚、东亚归太平洋司令部。

如果中国当世界老大并且不得不当世界警察,估计不仅得全球部署兵力,也需要跟美国一样,根据自己地缘政治地缘军事的需要,将全球划分为自己设计的战区,以应付各区域各国麻烦的需要。

中国古人,对地缘政治和地缘军事的认识,恐怕都不比现在的专家低。清代顾祖禹曾指出中亚对中国陆地防御的重要意义:欲保秦陇,必斥河西;欲保河西,必斥西域。曾问吾在抗战前任吐鲁番县长,他对西部边务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其力作《中国经营西域史》中他明确指出,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而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大。

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美国还有游弋在全球各地海洋上的航母战斗集群。目前美国共有12艘大型航空母舰,其中有10艘部署在美国本土。太平洋舰队拥有第3和第7舰队,其主要控制区域包括太平洋和印度洋,司令部所在地为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第3舰队主要部署在美国的西海岸,其司令部所在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驻扎有第1航母大队);第7舰队则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其司令部所在地为日本的横须贺(拥有以“小鹰”号为主体的第5航母大队)。

大西洋舰队拥有第2和第6舰队,其主要任务区域为大西洋和北冰洋的部分海域,司令部所在地为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军港,此地驻扎有第4、第6、第8航母大队。第2舰队部署于美国东海岸,司令部所在地为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军港;第6舰队部署在地中海地区,司令部位于意大利的加埃塔港,此地驻扎有第2航母大队。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不同的地区部署的时间并不相同。基本上在印度洋部署的时间占全年时间的3/4或一半;在地中海部署的时间占全年时间的3/4或4/5;而在西太平洋地区,也就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部署的时间则是不间断的。此外,美国还有能覆盖全球空域的空军,以及隶属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战略导弹部队。

此外,美国老大还有一个国际利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这是冷战



时期应对华沙条约组织的国际军事联盟，由美国主导，也都是美国的盟友。这些国家中西欧好多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美国帮助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复兴，意识形态方面跟美国一致或非常接近，因而在冷战中抱团对付苏联东欧集团。这些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加起来可能不在美国总力量之下。

北约成立后，基本也还是美国的独角戏，见谁不顺眼就出手灭谁。只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财力难以独立支撑了，才开始经常拉北约盟友一起出手。利比亚危机则是由北约的欧洲国家打了急先锋，美国反而在二线做战，偶然出出手而已。

由马歇尔计划再说到经济能力。有了第一的经济能力，才能支撑如此巨大的军备经费需要，而且能巨额支持战后马歇尔计划这样的多国援助计划来拉拢盟友。此外，美国还有同时对付两场战争的能力，包括经济和装备、人员动员能力。

再说，支撑美国国家外交，驻外军事基地人员以及无数海外跨国公司和机构外派人员需要的，是巨大的美国人才库，其中无数国籍的移民尤其有重要作用。

比如美国现任驻华大使，是华裔骆家辉。比如富有国际金融和管理经验，对中国事务熟悉的美国跨国公司主管保尔森，一转身就进了政府担任财政部长。而鹰派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进入国防部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从国防部卸任后，又去了负责世界扶贫的世界银行当行长。而前国务卿舒尔茨，退出政府后则进入了一家咨询公司。

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或者美国跨国公司，要为特定区域事务招募人员时，都能从归化的美国公民（也就是以前是别国公民）中招募能讲当地语言的人，比方说非洲的豪萨语，菲律宾的他加禄语，斯里兰卡的僧伽罗语，印度的泰米尔语等。当然说熟练的中文或中国某地方方言的移民，也能便利其在中国的业务。

研究外国各方面的问题，有无数的政府研究者，商业研究机构和非政府非营利机构，还有高校。这些人针对不同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争鸣之下，可能就能逐渐达到共识来如何应对某个特定问题。这也是美国智囊思想库的作用。

显然中国就是要想替代美国的国际警察作用，就是如此的人才配备方面，突击吸纳几十年的移民，都可能难以达到，更不用说懂国际事务的学者、官员和私人部门的商业高管能相互转变身份。这种灵活的人才机制，至少中国目前基本是无法做到的。



没有上述这些政策和措施,美国就无法做到全球各地无处不在;一旦国家利益遭遇麻烦,也无法马上有军队赶到来捍卫国家利益。

法律上,美国法律有所谓的长臂规则,就是无论什么事情,在世界哪个角落,民事或者刑事案件,无论是否牵涉到美国人或者美国法人,只要关系到的一方当事人和法人在美国有最轻微的存在,比如一个外国小公司,在美国有一些临时业务,美国法律就有管辖权。当事人坐的飞机如果经过美国上空,美国也能获得管辖权。有一个案例,在美国,被告人临时出现在受诉法院地而主张具有管辖权的例子是联邦最高法院 1959 年审理的格雷斯诉马克阿特案,该案传票是在被告乘坐的飞机经过管辖法院所在区域上空的飞机上送达的。

这个所谓的长臂,的确是手伸得太长太长。但是,这是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所决定的。试想一下,索马里或者岛国瓦努阿图也主张长臂管辖的时候,有哪个国家会把它们当回事?也因此美国人时常常用国内法来延伸到国际上去折腾事情。

所以,中国即使哪一天在 GDP 总量超过美国,在人均 GDP 方面也接近美国的时候,有没有能力,是否愿意并且有足够的经验和财力来支撑替代老一辈国际警察的装备和职责,都是问题。

老警察是否乐意交出原来的权益,更是问题。因为世界警察的角色,扩张了美国的国际利益,控制了国际经贸命脉,资源可以低价买进,制成品和服务可以高价卖出。这样的一进一出之间,就有了双重的利益。加上美国学校又有世界各国的年轻学子热切期望去读书并留在美国发展。美国的高校成了全球优秀人才收割机。外国政府或家庭培育出的尖子人才,被美国用小小一笔奖学金就拉拢到手,给美国的科技和文化提供了超值贡献。用世界列国之长来扶持美国的更长。这也是美国当世界警察的好处。

新老大不好当

讨论成为新老大以及相关担任国际警察的问题,最大的前提是,到时候原来的老大兼原来的警察,是乐意交接班的。如果它不乐意并且捣鬼,咱在这也只能说说而已。而看看 2012 年美国大选,奥巴马和罗姆尼两个竞选人都在拿中国说



事，好像美国所有的社会经济等问题，都要怪中国。到真关系到全球利益这特大肥肉要失去的时候，还真不知道老大会如何反应呢。

当了国际老大而不履行对国际邻里的责任，而想依然“闷声大发财”，不想管外面的乱局，只想自己个子大，只求别人不来折腾你。如此想法是不现实的。美国老大那么牛，还不是在2001年9月11日给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在“下腹部”打了四记“冷拳”？

再说，企业做大了，都有要向顾客和公众买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你一个国家做到全球老大，更有国际责任。除非你关门万物皆备于我，不靠外面供货，也不靠外面市场赚钱而自己就能自给自足而依然能当老大。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工业革命永远改变了地球和经济。

你靠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吃饭，也得要设法让老弱病残的邻居能吃上饭。这是国际社会的责任。有国际混混捣乱，你得帮助出手收拾如此“牛二”。如果有流氓对你叫板，要收你的买路钱，那你更得教训教训他。

对比现在美国老大的角色，一个新的老大，不得不承担国际警察的角色。问题是，哪个新老大有能力在全球设立38个公安分局，以及699个派出所（737个基地中有38个是大型军事基地），驻扎将近20万个美国“警官”，还有当地的工作人员8.1万人，还有各地的当地盟友的军队当地方保安联防队，比如北约联防队，还有日本在东亚地区当打手和联防等。

此外这个警察有第7舰队和第6舰队两支定期不定期在西太平洋和地中海大西洋游弋当巡警队。哪里闹哄哄的，就肯定有巡逻队到旁边监视着，起到震慑和吓唬的作用。再不听警察的劝，可能就要当场收拾人。美国三面海岸就有10支航母战斗群守护着，如果需要，随时可以再抽调一两个当国际巡逻队。

再者，美国战后历年来跟欧洲代议制民主国家是盟友，跟刚果魔王蒙博托、尼加拉瓜杀人统治者索摩查，还有智利铁腕总统皮诺切特也是哥们儿，跟伊拉克的萨达姆还有本拉登都当过盟友。这证明，美国当世界警察，需要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跟人能说人话，跟鬼能说鬼话，跟神能说神话，跟贼能说黑话，跟色鬼能开黄腔。而且要根据利益调整或者随狡兔的死而随时能心狠手辣地翻脸，在昔日的盟友哥们儿背后或者当面捅刀子；或者跟昨天还恨不得掐死的那家伙一起喝酒划拳来个“哥俩好”。

中国有治国之名言“攘外必先安内”。所谓安内，一则是民众安居乐业，也



就是国强民富,对民族、对国家都有认同感,有向心力。换句话说,国家意志代表的就是主流民意,国家有号召力。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放心国内事务而去动手将国际乱麻理顺。

你要是在家里是暴君,你赌钱输了影响生活、或者轻易把家里的储蓄擅自拿去借人甚至送人,老婆孩子说了你几句就发酒疯打老婆孩子,过一会儿却又人五人六出门去帮邻居主持正义,邻居们会对你主持的所谓“正义”放心吗?

既然当世界警察,那么对世界的理解和了解就不能缺课。如同古代愚蠢皇帝那样说“既然饿肚子,怎么不吃肉粥”那种对世间民情的了解全然等于零的,如此人出门去当警察,就是一个傻大个出门而已,弄不好到处遭暗算。没有理顺乱麻,反而被乱麻缠身弄到自己要别人来援救。

美国军方和学者对世界各国都有深入研究,远不止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深入到包括民俗和人类学的研究,相对做到了知己知彼。除非做到这一点,否则在世界好多地方可能动辄得咎,还没有当好警察,不能顺势而为,借力打力,已经不招人待见而事倍功半。

还有,新老大当警察,还不能软弱,要该出手时就出手,不是为国际社会的利益,就是为自己的重大利益。而不能是见强而软、见弱而硬的那种懦夫态度。不能有洋人比本国高,要优待的那样洋奴思想。要跟曾经的老大英国、现在的老大美国以及发达国家一样,本国人优先这样的自视甚高甚至自视过高。否则连你自己的国民都被你看不起而优待洋人,外国洋人怎么能相信你把事情摆平后,他们不会成为警察手下的二等公民?

当你自己发展的方式是血汗待遇对待自己的工人,压榨自己的土地和资源听任其疮痍满地不再适合农耕,不再适合居住,人家也怕你当了世界警察后,全球推广复制如此的吃祖辈饭、断子孙粮的生产方式。

当你的国家,学子都是混日子,靠关系,除了考试其他一概不关心,而不是非功利地追求学术和知识,扩展人类的知识边界;在自己国家都后继无优秀人才的时候,经济的专项老大也当不成。

当你的国家,企业玩三聚氰氨地沟油来谋财害命时得不到及时惩处,经济专项老大也当不成。

当你的国家,一些官员不是为民众和企业服务,而是骑在民众和企业头上搜刮并阻碍企业发展、损害就业,那么经济专项老大,还是当不上。